

# 幻中游

烟霞主人编述 · 1 ·

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号：ISBN 7-5026-2027-8

版权所有：北京焜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小说

出版时间：2004-12-19

字数：25万

内容提要：

却说万历年间，湖广黄州府罗田县，有一个秀才，姓石名峨，字峻峰，别号岚庵。乃洛阳石洪之后。为无未避乱，流落此处。家有房宅一所，田地数顷。为人素性刚方，不随时好，不信鬼神。夫人竺氏惠而且贤，中馈针织外，黄卷青灯，恒以相夫读书为务。因此峻峰学业成就。每逢考试，独占一军。四方闻风，无不争相景仰，乐为结纳。可惜时运坎坷，违于功名。凡进六场，不是命题差题，就是文中空白。不是策内忘了抬头，便是表里漏了年号。一连七次，俱被贴出。但穷且益坚，立志不懈，待至年过四十，却又是一个科分。到底故事有什么发展呢？结果又如何呢？

## 幻 中 游

### 目录

第一回 老宿儒七贴方登第.....	2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终身.....	7
第三回 念民艰挂冠归故里.....	12
第四回 为友谊捐资置新宅.....	17
第五回 孝顺男变产还父债.....	22
第六回 贞烈女舍身报母仇.....	28
第七回 穷秀才故入阴魔障.....	34
第八回 富监生误投陷人坑.....	40
第九回 应考试系身黄州狱.....	46
第十回 鸣师冤质讼督宪堂.....	52
第十一回 励坚节受尽百般苦.....	57
第十二回 度灵魂历遍万重山.....	62
第十三回 观音寺夫妻重聚面.....	69
第十四回 藩司衙师徒再谈心.....	75
第十五回 狼虎店义仆救主难.....	81
第十六回 碧霞宫神女授兵符.....	87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嫠脱困厄.....	92

## 第一回 老宿儒七贴方登第

诗曰：

修士读书认理真，几忘气化有屈伸。

游魂为变原不昧，漫道人间无鬼神。

却说万历年间，湖广黄州府罗田县，有一个秀才，姓石名峨，字峻峰，别号岚庵。乃洛阳石洪之后。为无未避乱，流落此处。家有房宅一所，田地数顷。为人素性刚方，不随时好，不信鬼神。夫人竺氏惠而且贤，中馈针织外，黄卷青灯，恒以相夫读书为务。因此峻峰学业成就。每逢考试，独占一军。四方闻风，无不争相景仰，乐为结纳。可惜时运坎坷，逆于功名。凡进六场，不是命题差题，就是文中空白。不是策内忘了抬头，便是表里漏了年号。一连七次，俱被贴出。但穷且益坚，立志不懈，待至年过四十，却又是一个科分。这正是：

肯把工夫用百倍，那怕朱表不点头。

凡大比之年，前数月内，魁星偏（遍）阅各省。拣其学问充足，培植深厚者，各照省数勒定一册，献于文昌。文昌奏之玉帝，玉帝登之榜上，张诸天门。名曰：天榜。是科，石峨早已列在天榜数内。及至八月秋闱，三场如意而出。回至家中，向夫人竺氏道：“今科三场，俱不被贴，吾已中矣！”

夫人答道：“相公果能高发，正是合家之庆。”到得揭晓，果然获蒙乡荐。及来春会试，又捷报南宫。二年之间，身登两榜。只因朝纲不振，权奸当道。立意家居，无心宦途。

生有一子，表字九畹，取名茂兰，一名蕙郎。乃武曲星所转。从小丰姿超众，聪明非凡，甫离襁褓，即通名物。七岁读书，竟能目视十行，日诵百篇。不过三五年间，把五经左史，诸子百家等书，俱各成诵在胸，熟如弗鼎。开笔作文，落落有大家风味。长至一十五岁，不惟文章工巧，诗赋精通，亦且长于书画。一县之人群呼为石家神童。峻峰窃喜，以为此子头角峥嵘，日后必能丕振家声，光昭祖业。”吾何必身列班，甘于任人进退耶？”不仕之志，因此益坚。明朝定例，凡一科会试榜发，除鼎甲词林外，其余进士，三年内务要用完。因宦官专权，人多畏祸。殿试后，假托事故，家居不出者，十人之中，不下四五。缘此选选之时，人材短少，吏部奏道：

朝廷开科取士，原以黼黻皇猷，非使叨膺名器。兹逢选期，人材短少，皆因历科进士，多甘家居，致有此弊。伏乞圣裁，飭各省巡抚，查明报部，提京面检。如或年力精壮，可以备员，即发往各省补缺。庶人材出，而百职修矣。谨疏奏闻。

疏上，皇上批道：准依奏览。部文行各省，各省行各府，各府行各县。

一日，石峻峰偶到县衙吏房。该管书吏一见峻峰，口称：

“石老爷来的凑巧，我正要着人去送信。”峻峰道：“有何信送？”书吏道：“今有部文提你赴京检验，文是夜日晚上到的，

今早发房。若不信时，请到房里一看。”遂让峻峰房里坐下，把文查出递与峻峰。峻峰一见这文，心中不快，闭口无言。书吏又道：“这文提的甚紧，速起县文，上省去请咨，咨文到县，约得半月有余。家中速打点行装，咨文到时，即便起身。断勿迟滞，致使再催。”方才说完，这个书吏，被传入宅里去了。峻峰出衙回家，路上度量此事。不觉形诸颜色，到了家中，夫人问道：“相公往日，从外而来，甚是欢喜。今日面带忧容，是何缘故？”峻峰道：“今日适到县衙，见有部文，提我上京检验。意欲不去，系圣上的旨意。去时尚或验中，目下群小专权，恐易罹祸网，贻累子孙。事在两难，踌躇不决，故尔如此。”夫人道：“这事有何作难，皇上提去验看，原系隆重人材。相公趁此上京，博得一职，选得一县。上任后，自励清操，勿蹈贪墨，纵有权奸，其奈你何？做得三年两载，急为告退。既不至上负朝廷，又可以下光宗族。两全之道，似莫过此，这是妾之愚见，不知相公以为何如？”峻峰答道：“夫人言之有理，但上京一去，往返须得半载。蕙郎年当垂髫，夫人亦系女辈。家中无人料理，如何叫我放心去得？”夫人道：“这却无妨，我已年近五旬，一切家务，尽可支持。苍头赵才，为人忠诚，外边叫他照料。蕙郎虽幼，我严加查考，他也断不至于放荡。自管放心前去，无须挂怀。”峻峰道：“夫人既是这样，吾意已决。”

次日就赴县，起文上省请咨。家中凑对盘费，收拾行囊。一切亲友或具帖奉饯，或馈送赆礼。来来往往，倏忽间已是半月。吏房着人来说：“咨文已经到县，请石老爷领文起程。”石峻峰领得咨文在手，就雇了一只大船名为“杉飞”。带了一个书童叫做“来喜”。择日起身，又与夫人竺氏，彼此嘱托了一番。这才领着蕙郎送至河岸，看着峻峰上船入舱。打锣开船，然后回家。

却说峻峰这一路北来，顺风扬帆。经了些波涛，过了些闸坝。不下月余，已到京都。下的船来，才落店时，就有长班投来伺候。次日，歇了一天。第三日早晨，长班领着，就亲赴吏部衙门，把咨文投讫。仔细打听，进京者还无多人。吏部出一牌道：

部堂示谕，应检进士知悉：俟各省投文齐集日，另行择期，当堂面验。各人在寓静候，勿得自误。特示。

峻峰见了这牌，店里静坐无事，除同人拜往外，日逐带着来喜在街上游玩。玉泉山、白塔寺、药王庙、菜市口，俱各走到。一日，饭后出的门来。走到一个胡同里，看见一个说《西游》的，外边听的层层围着。峻峰来到跟前，侧耳一听，却说的是刘全进瓜，翠莲还魂一回。峻峰自思道：“无稽之谈，殊觉厌听。”往前走去，到了琉璃场前。心中触道：“这是天师府旧第，昔日天师在京，此地何等热闹？目今天师归山，落得这般苍凉。天运有升沉，人事有盛衰。即此可以想见一斑。”凭吊了一会，嗟叹了几声。遂口咏七言律一首，以舒慨云：

景物变迁诚靡常，结庐何须饰雕梁。  
阿房虽美宫终焚，铜雀空名台已荒。  
舞馆歌楼今安在？颓垣碎瓦徒堪伤！  
古来不乏名胜地，难免后人作战场。  
诗才咏完，回头看时，路旁一人，手拿旧书一部，插草出  
卖。要过来看，乃是《牡丹庭（亭）记》。峻峰想道：“此书  
是四大传奇之一，系汤玉茗所作。我却未曾看过。店中闷坐无  
聊，何不买来一看，以当消遣。”因问道：“这书你要多少钱？”  
那人答道：“要钱四百文。”峻峰道：“这书纸板虽好，却  
不甚新鲜了。从来残物不过半价，给你二百钱罢。”那人道：  
“还求太爷高升。”峻峰喜其说话吉利，便道：“既要看书，  
何得惜钱。”叫来喜接过书来，付与他钱二百五十文。那人得  
钱欣然而去。

· 6 ·

峻峰回到店中，吃了晚饭。叫来喜点起烛来，把这书放在  
桌上。从头看起，初看《惊梦离魂》以及《冥判》诸出，见其  
曲词雅倩，集唐工稳，幽思奥想，别有洞天。极口称道：“玉  
茗公真才人也！”及看到《开墓还魂》一出，鼓掌大笑道：  
“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死生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死而复生，  
那有此理？”伯有作历，申生见巫，韩退之犹以为左氏浮夸，  
无足取信。汤玉茗才学名世，何故造此诞漫不经之语，惶惑后  
人也。疑鬼疑神，学人大病。家有读书子弟，切不可令见此书，  
以荡其心。”遂叫来喜就烛上一火焚之。峻峰在京候验不题。  
但未知蕙郎与夫人在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 7 ·

##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终身

却说蕙郎在家，自他父亲上京去后，逐日不离书房，功夫  
愈加纯正。母亲竺氏亦时常查考，凡平日读过的书籍，从新温  
了一遍。每逢三八会期，求他母亲命题一道，作文一篇。非迎  
送宾客，足迹并不到大门。如是者，两月有余。一日，偶到门  
前，见街上走路的，这个说吕公在世，那个说陈抟复生。唧唧  
啾啾，三五成群，一直往东去了。蕙郎问赵才道：“这是为何？  
互相称奖。”赵才答道：“十字街口东，有个相面先生，说他  
系云南大理府人，姓曹名奇，道号通玄子。一名曹半仙。他的  
相法，是从天台山得来的。相的委实与众不同，因此哄动了一  
城人。大相公何不也去相相呢！”蕙郎道：“我去是要去，倘  
或太太找我，你说上对门王相公家讲书去了。”赵才应道：  
“晓得。”

蕙郎出了大门，往东直走。又转过两道小巷，抬头一看，  
已是寓首了。但见口东路北，一簇人围着个相士。里三层，外  
三层，拥挤不动。蕙郎到了跟前，并不能钻入人空里去，只得  
在外边静听。闻其指示详细，评断决绝，心中已暗暗称奇。适  
值相士出来小解，看见蕙郎便惊道：“相公也是来相面的吗？”  
蕙郎答道：“正是。”相士道：“好个出奇的贵相！”蕙郎  
道：“小生陋貌俗态，有何奇贵？先生莫非过奖了。”相士道：

“良骥空群，自应诧目，岂是过奖。相公真要相时，今日天色已晚，一时相不仔细。明日饭后，在敝寓专等，肯赐光否？”

“蕙郎道：“既是如此，明日定来请教。但不知先生寓在何处？”

“相士道：“从这条街上东去，见一个小胡同，往北直走，走到尽北头，向东一拐，又是一条东西街，名为贤孝坊。从西头往东数，路北第五家，就是敝寓。门口有招牌可认。”蕙郎道：“我明日定去领教，但恐先生不在家，被人请去。”相士道：“一言约定，决不相欺。”蕙郎作别而去。相士也收拾了坛场，去回寓所。

· 8 ·

却说蕙郎回到家中，步进书房。适赵才送茶到此，蕙郎问道：“太太曾找我么？”赵才答道：“不曾。请问大相公，曾叫他相过否？”蕙郎道：“这人真正相的好，但今日时候迫切，相不仔细，说定明日在下处等我。我禀知太太，明日饭后，一定要去的。”蕙郎把相面一事搁在心头，通夜并没睡着。次早起来，向母亲竺氏道：“今日天气清明，孩儿久困书房，甚是疲倦，意欲出去走走。街上有个相士，相的出奇，还要求他给相相。孩儿不敢擅去，特来禀知母亲。”夫人道：“这我却不禁止，你但出去，务要早回，我才放心。”蕙郎答道：“孩儿也不敢在外久住，毋烦母亲嘱咐。”用过早饭，封了五钱银子，藏在袖内。并不跟人，出门径往贤孝坊去了。蕙郎一来，这正是：

展开奇书观异相，鼓动铁舌断英才。

蕙郎到了这街西头，向东一望，路北第五家门口，果然有个招牌，上写“通玄子寓处”五字。蕙郎走到门前，叫道：“曹先生在家么？”内有一小厮应道：“现在”蕙郎走进大门。往西一拐，又有个朝南的小门。进了这门，迎门是一池竹子。竹子旁边，有两株老梅，前面放着许多的花盆。转过池北是三间堂房，前出一厦，甚是干净。往里一看，后檐上放着一张条桌，上面摆着三事。前边八仙桌一张，搁着几本相书，放着文房四宝。墙上挂一横匾，写道：“法宗希夷”四字。旁边贴一对联，上写道：

· 9 ·

心头有鉴断明天下休咎事，  
眼底无花观遍域中往来人。

蕙郎正在打量，小厮进去说道：“有客来访。”那相士连忙走出相迎，道：“相公真不失信，老夫久候多时了。”让到屋里，分宾主坐下。叫小厮泼了一壶好茶来，彼此对饮了几杯。相士开言道：“算卦相面，先打听了人家的虚实，然后再为相算，名曰‘买春’。这是江湖中人的衣钵，予生平誓不为此。相公的尊姓大名，并系何等人家，暂且不问。俟相过后，再请教罢。”蕙郎道：“如此说先生的大号，小生也不便请问了。”相士道：“相公的贵相，非一言半语，可以说完，请到里边相看，尤觉僻静。”相士领着蕙郎，从东间后檐上一个小门进去。又是朝西的两间竖头屋。前檐上尽是亮窗，窗下放着一张四仙小桌，对放着两把椅子。北山上铺着一张藤床，床上放着

铺盖。后檐上挂着一轴古画，乃张子房杞桥进履图。两边放着两张月牙小桌，这桌上搁着双陆围棋，那桌上放着羌苗牙板。蕙郎称赞道：“先生如此摆设，真清雅人也。”相士答道：“旅邸草茅，未免污目。”

两个对面坐定，相士把蕙郎上下细看了一番。说道：“相公的贵相，天庭高耸，地阁方圆。两颧特立，准头丰隆。真五岳朝天之相，日后位至三公，自不必说。但印堂上微有厄气，天根亦微涉断缺，恐不利于少年。相书有云：一八、十八、二十八，下至眉攒上至发，是为上部，主少年。自天根至鼻头，是为中部，主中年。自承浆至颏下，是为下部，主末年。贵相自十八至二十八，这十年未免有些坎坷。过得二十八岁渐入佳境。到得五十六十，功在庙社，名垂竹帛，显贵极矣，以后不必再相了。”蕙郎道：“先生如此过奖，小生安敢望此。”相士道：“我言不妄发，日后定验。”蕙郎又问道：“先生既精相法，亦通柱理吗？”相士道：“相法按八卦，分九宫。命理讲格局，论官禄。其实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蕙郎道：“如此说来，先生不惟会相，亦且会算了，愿把贱造，再烦先生一看。总为致谢，未知先生肯否？”相士道：“这却使得。”蕙郎就将八字写出，相士接过来看了看说道：“贵造刑冲不犯，官杀清楚，诚贵人格也。是九岁顺行运，自九岁至十九，还在父母运内，无容多说。细看流年，不出月余，定有喜事临门。自十九至二十九，这十年大运不通，子平说的好：‘老怕长生少怕衰，中年只怕病与胎。’你这十年行的正是胎运。过此以后，官星得权，百事如意了。但年年细查，不胜推算。待我总批几句，亲身领会罢。遂提笔写讖语八句云：学堂星动继红鸾，何料丧门忽到前。驿马能牵大耗至，阴伏天牢紧相缠。幸逢武曲照当命，那怕伤宫与比肩。寿星应主晚岁运，一生福禄自延绵。”

写完递与蕙郎说道：“相公，你一生的遭际，尽在八句话中。挨次经去，半点不错。此帖务要收好，勿致遗失。”遂拱手说道：“语少忌讳，万望包涵。”蕙郎谢道：“代为指迷曷胜感佩。”就把谢礼呈上，相士道：“老夫半生江湖，只重义气，不计钱财。相公日后高发，定有相逢之处。何必拘在一时，厚仪断不敢领。”蕙郎再三相让，相士极力推辞。蕙郎见其出于诚心，说道：“先生既然不肯，小生另当致敬。尊命安好过违。”遂把封套袖起，相士方才问道：“相公尊姓大名呢？”蕙郎答道：“小生姓石名茂兰，贱字九畹。住在永宁街上，家君讳峨，字是峻峰。系壬午举人，癸未进士。现今赴京候检，去有两个多月了。相士道：“既然尊翁大人赴京检验，不出月余，定有喜信。这一句已是应验了。”彼此又盘桓了一会，蕙郎告辞，再三的致谢。相士送至门外，彼此作别而去。却说这个相士住了些时，不知流落何方。街上再不见他相面了。蕙郎在家不题。

但未知峻峰在京候验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 12 ·

### 第三回 念民艰挂冠归故里

却说石峻峰在京候验，住至月余，并无音信。一日，长班走来禀道：“小的今早经过吏部门前，见有牌示了。限于初四日早刻齐集，当堂面验。今日初三，就是明晨了。老爷把靴帽衣服，逐一打整停当。小的明日早来，好跟老爷同去。或坐车，或坐轿，今日雇下，省的明晨忙迫。”峻峰称了三钱银子，着长班去雇车子，就把衣帽等物，逐一检点了一番。叫来喜俱各包妥。用过午饭，转瞬天黑。峻峰早早关门睡去。

次早起来，叫来喜要水洗了脸，梳了头，用过了早饭。店主方才去开店门，长班进来禀道：“车子已到，请老爷早去，勿致有误。”就把衣包、帽盒，送在车上。峻峰上车坐定，长班却先走了。车夫使着车子，来喜随后跟着。霎时间，已到吏部门首。长班前来禀道：“路北有一个茶馆，甚是清雅。老爷下车，暂歇片时，换了衣服，再上衙门。”峻峰下的车来，见路北门面铺上，挂着“煮茗斋”三字一个小招牌。进到里面，是三间瓦厦。两边俱是开窗。中间门上吊着帘子，院内东西两边，俱是走廊。时当九月，东廊下放几盆金菊。西廊下挂着两笼画眉。峻峰步入房中，见后檐上贴着“聊胜指梅”四字。

下边贴“茶赋”一篇云：

惟龙团之津液，与雀舌之汁膏。解睡余之烦渴，醒酒后之号呶。尔乃黄芽披蒸，绿脚垂洁。碧乳翻涛，银丝胜雪。列三等以为差，冠六清而独绝。酪可为奴，筵堪伴果。味品香泉，烹须炉火。盛玉罍其常湛，转金碾以成垛。至若经作陆羽，录著蔡襄。添温暖于冬腹，涤炎热于夏肠。既无恤夫冰厄，又何羨乎琼浆。

· 12 ·

两旁又贴一对联云：

开户迎花笑，启窗听鸟鸣。

峻峰里面坐了一会，换过衣服。长班来禀道：“大人将近升堂，请老爷过衙门去罢。”峻峰跟着长班，走到仪门前边，挨省次站定。大人已上堂，从北直验起。一省或验中二十多人，或验中十五六人。点到峻峰，吏部停笔问道：“你原籍何处？”峻峰应道：“原籍河南，后迁湖广。”吏部又问道：“洛阳石浚川先生，是你一脉吗？”峻峰应道：“是进士的上世先祖。传至于今，已二十二代了。”吏部笑道：“你既系先儒苗裔，又当年力精壮，正该为朝廷出力报效。奈何追蒿邨之高风，负王家之遴选。你且下去，明日再听发落。”并未说验中与没验中。峻峰下的堂来，心中甚是恍惚，不敢就走。直候到各省验完，大人退堂，方才回寓。心中度量了一夜。到得次早，叫长班去打听，回来禀道：“小的见吏部书办说：大人已经启奏，再看旨下如何？”峻峰心中愈加惊慌，住了两天，亲去打听。吏部已把圣谕贴出。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思贤为国宝，安可野有留良。兹依

部奏，验中进士，二百八十人。大省二十名，中省十五名，小省十名，各照数发往候缺。惟石峨系先儒后裔，理应速用，即授陕西西安府长安县知县。赴部领凭，毋得迟缓。钦此。 · 14 ·

峻峰见了这道旨意，不胜欢喜。领过凭文，请了两位幕宾，招了几名长随。离了京城，自通州坝上船，星夜往黄州府进发。京报已早到家中，夫人竺氏叫赵才打扫客舍，制办羊酒，候峻峰来到，以便待客。住了些时，峻峰已到家中，亲戚朋友来叩喜者绳绳不绝。热闹了半月有余。峻峰恐误了凭限，祭过祖坟，择一吉日，率领家众，直往长安上任去了。这正是  
雪里无人来送炭，锦上谁不去添花。

却说峻峰一入陕西境界，就有人役来接。峻峰略把土俗民情，问了一番。因问“衙门广狭怎样？”来役禀道：“官衙内有鬼，历来的老爷，俱住民宅。小的来时，早已雇赁停当，修理齐楚。无烦老爷再为经心。”峻峰笑道：“本县素性是不怕鬼的。我定住官衙，不进民舍。你等作速回去，给我收拾官衙，违者到任重责。”来役跪央再三，决于不准。只得星夜赶回，把官衙打扫出来。峻峰一到县时，直就官衙内上任。是晚，更夫巡夜，闻有鬼说道：“石青天在此居官，吾等暂且回避。”从此官衙内，安静无事了。上任三日，行香放告已毕。查前任的案卷，未结者还有二三十件，或出票，或出签，把一千人犯，俱各拘齐。出一牌示：“本县拟于某日，升堂理事。满城士民，愿看者概为不禁。”到得那日清晨，衙门里人就填满了。峻峰自饭后升堂，坐至日夕。二三十件案卷，俱经理清。当批者批，当断者断。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无不情真罪当。一时看者，群惊为神。峻峰把众人唤到案前，晓谕道：“本县承乏兹土，虽无庞士龙之材，却有西门豹之心。在此居官一日，必不使尔等坐受阽危也。”众人叩谢而散。历任一年，政简刑清。做至三年，颂声载道。城内绅衿乡间百姓，送万民衣的，送万民伞的。贴德政歌的，纷纷不一。峻峰悉行阻却。特出一告条云：兆民皆吾子也 长吏为民父母，。父母育子不闻居功，长吏恤民岂意望报。嗣后媚谀之事，断不可复。一县之人无可图报，遂题诗刻石，以铭其德云：

爱民勿徒羨巽黄，窃幸邑侯称循良。  
茧绩不繇咸淳化，鸣琴堪并单父堂。  
割鸡聊把牛刀试，买犊旋庆筑麦场。  
顶祝焚香情莫尽，永登贞珉志不忘。

后天启皇帝登基，太监魏忠贤专权用事。峻峰急欲退去，告优未暇，忽越级升了广西柳州府知府。到任三月怡化翔洽，适广西巡抚提进省议事。峻峰星夜赴省，来见宪台。巡抚道：“传贵府来，非商别事，今有东厂魏大人发下银子三十万。叫本院散给各府，各府散给各县，放于民间使用，三分起息，然后本利催齐解司。下岁领去再放。贵府该代放银六万两。作速领去，分派州县。”峻峰禀道：“大人之命，卑职固不敢违，但柳州府地瘠民贫，兼之连岁凶歉。有者典当田宅，无者鬻卖 · 15 ·

妻子。自顾不贍，那有余钱，代为出息。还求大人极力挽转，务使百姓均沾实惠。”巡抚道：“这是东厂大人的钧旨，谁敢抗违。”峻峰跪央道：“百姓是朝廷的百姓，官员是朝廷的官员。朝廷设官，原为牧民。并非设官代人放账。卑职只上知有皇上，下知有百姓，中知有大人。若浚民生而肥内监，这等样事卑职断不敢做，亦不肯做。还求大人三思。”巡抚道：“如此说，难道你不顾你的考成吗？”峻峰起来冷笑道：“吾人出仕，原以行节，非图固宠。卑职自幼读书，颇有志气。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吾宁为五马荣挫志乎？大人既不肯为万民作主，卑职断不给太监放债。”巡抚怒道：“你这等的抗上，本院一定题参。”峻峰答道：“与其待大人题参，何如卑职先自引退。”遂告辞而出，银子分文不领。

· 16 ·

回到署中，把仓库检点了一番，并无半点亏欠。未结的案卷逐一理清，应发的发回本县。把他的印绶，亲身送到巡抚衙门。抚院一见，甚是不悦。峻峰禀道：“百姓不可一日无官。居官不可一时无印。卑职既得罪东厂大人，岂容卑职久留此地。望大人暂且把印收去，以便委人。如魏大人加以罪谴，就是焚尸灭族，卑职愿以身当。并不累大人。”说到此处，那巡抚就把印收去了。峻峰从省回衙，掩门待罪。住有半月，并无风信。遂雇了车轿，率领家属，仍回黄州去了。

不知峻峰回去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 17 ·

#### 第四回 为友谊捐资置新宅

话说石峻峰弃官回署。巡抚委官盘查仓库，无半点亏欠，案卷无一件停留。只得一面委人看署，一面修书报与京中。书道：

叩禀：东厂司理监，魏大人座下。前承大人发下银两，卑职径定府县俱各派去。独柳州府知府石峨抗违不领，兼以弃官脱逃。特为禀明，以便究治。专候钧旨，肃此上达。广西巡抚某人顿首。

魏忠贤拆书一看，心中想道：“放账滚利，终属私事。且石峨为人刚直，十分究治，未必甘罪。倘或皇上闻知更觉不妥。莫若将机就机，叫他去罢。”遂写一回书道：

兹承来札，俱已心照。柳州府知府石峨，虽系抗上，乃皇上亲放之人，不便究处。且素称廉明，恐失民望，弃官回籍，听其引退。勿得从刻，照书施行。

某月某日东厂特发

却说石峻峰转升之后，巡抚上疏，另题补了长安县一员知县。姓王名字止珍，乃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系进士出身。往长安上任，路过襄阳府。襄阳府城内，有一个致仕的员外，姓胡名滢字涵斋。与王素系年谊。王来到襄阳拜看胡滢。胡滢设席邀请。席间，王向胡员外道：“小弟先去上任，少停半载，再接贱眷。自番禺直抵长安，路径太长，一气难以打到。弟欲向年兄借一闲房，在此作个过栈。两截走，庶不艰苦。不知年

· 18 ·

兄肯相帮否？”胡员外答道：“宝眷到此，小弟理应照料，那烦年兄启口。”王道：“既蒙年兄慨许，小弟就谢过了。”席终之后，王回店，次日起身走了。

却说胡员外又自想道：“凡官员的家眷，少则二三十口，多则四五十人。现在住的宅子，终是安置不下，且不便宜。莫若另买一宅，权叫他住。一则全了朋友之谊，二则添些家产，岂不两全。”算计已定，遂叫官中，代为买房。本街西头路南，有房子一处。房主姓徐名敦，本因宅子里有鬼，住不安稳。要卖了另置。就出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文约，交给官中杨小山。杨小山因向胡家来说，胡员外问道：“这房子他实在要多少银子？”杨小山道：“依他说要银五百两。”胡员外给他三百五十两。说来说去，讲到四百五十两，徐家就应口卖了。胡员外择了日期，同着亲朋，叫杨小山写了文约，把价银足数兑去。徐家把宅子腾出，交给胡员外。他另搬到别处去了。

却说王到任，住了半年。写了一封家书，差了一个的当家人，往广东去接家眷。家中男女，上下共有二十余人。一路直投襄阳府胡宅而来。胡员外着人把新买的宅子，打扫洁净。请王夫人与公子住在里面。一切照料，无不尽心。歇近一月，正要起身而去。忽有一个家人，星夜赶来。禀道：“老爷已于四月间病故，小的料太太少爷，还在此处。特来报知，好去搬灵。”夫人公子听说，哭倒在地，半日方苏。公子与夫人计议，此处到长安尚有两千余里。往来盘费，非同些小，手中无钱，如何去的。夫人道：“央你胡年伯，或者相帮，也未可定。”王公子亲到胡员外家里，央他帮些银子，去接父灵。胡员外慨许，借银二百两。王公子得了银子，领着一个家人，往长安县搬灵去了。往返四五个月，才把灵柩搬到襄阳府来。胡员外城外有一处小房，叫他把灵柩停在里边。胡员外办礼制帐，亲去祭奠。其祭文云：

维吾兄之才略兮，堪称国良。甫操刀于小邑兮，治具毕张。苟骥足之大展兮，化被无方。胡皇天其不佑兮，遽梦黄梁。悲哲人之已萎兮，我心傍徨。陈壤奠于灵前兮，鉴兹薄觞。这且按下不题。却说广东土寇大发，把广州一带俱被占去。王知县的灵柩一时难以回家。夫人公子，只得在此久住。住有一年，夜间渐闻鬼声，且见鬼形。夫人公子总不肯说出，恐负了胡员外的好意。又住了几月，王夫人并上下人等，俱病死宅中。只剩得王公子夫妇二人，与他庶母所生的一个妹子，年方十一二岁。后广东贼寇平息，胡员外又助银百有余两，叫王公子押着他父母的灵柩，转回广东去了。落下这处闲房，并没人敢在里边去住。胡员外托官中典卖。俱嫌宅子不吉，总无售主。只得把大门常常锁着。

忽一夜间，胡员外梦见一个老叟，苍颜白发，手执藜杖，登门来了。说道：“小弟姓焦名宁馨。系绍兴府人氏，有一件要事相恳。西头路南宅子内有我一亲女、一甥女并一甥男。住已数年，今闻尊兄要卖此宅，但这两个女子，与尊兄有父子之

分。日后就这宅子上还要招一佳婿，以光门楣。切不可妄听人言，轻为抛舍。”胡员外醒来，把梦中的言语告诉夫人冯氏。冯氏夫人道：“梦寐之事，何足为凭。依我看来，咱家尽有钱使，何必典卖房宅，惹人耻笑。与其不值半文舍给人家。何如从新拆盖，赁出打租。”胡员外道：“夫人说得极是。我从今再不卖他了。”

到得次夜，时近三更，胡夫人有事未睡。忽见两个女子，丰姿绰约，颜色俏丽。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儿，淡妆缓步从外而来。见了胡夫人，深深一拜。一齐就跪下磕头。胡夫人两手扶起问道：“两位姐姐，你是何人？为何行这样大礼。老身断不敢当。”二女子道：“儿等住在西头宅子上，已经几年。今因王夫人上下死在里面。义父说宅子凶恶住不的了，屡次托人变卖。幸得母亲一言劝醒就不卖了。儿等能得安居此处，以待良缘。为此特来相谢。”说罢飘然而去。胡夫人甚是骇异，叫醒胡员外。把见两女子的事，说与他听。胡员外道：“夫人所见与吾梦相符。此中必有缘故。这宅子我定是不卖了。但不知后来，应在何处？”这正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且按下不提。却说这宅子对门，有一个孝廉公姓朱名耀彩，字斐文。年近五旬，他发身时，是中的解元。会试曾荐元三次，俱未得中。闽省之人，群称为文章宗匠，理学名宿。他有一个儿子，朱良玉。年方二十三岁，是个食廩的生员。人物聪俊，学问充足。王公子在此住时，门首时常相见。王公子羡慕朱良玉。朱良玉也钦仰王公子。王公子也是个补了廩的秀才，因是同道朋友，两个就拜成兄弟。王夫人与朱良玉的母亲，亦时相往来，彼此情意甚觉投合。王夫人的女儿并拜朱夫人为义母。王夫人在日，朱夫人不时的把王小姐接过这院修理头面，添补衣裳，待之无异亲生。及王夫人夫妇灵柩归家有期，朱夫人又把王小姐接过来，照料了一番。说道：“吾儿我与你果有缘法，日后须落在在一块方好。但你居广东，我住湖广，云山间阻，从此一别，今生断不能再见面了。”说罢，不觉泣下。王小姐答道：“孩儿仗托母亲的福力，安知后日不常靠着母亲。”亦自滴泪满怀。从此王夫人夫妇灵柩回去。朱夫人日逐想念王小姐，几乎成病。数月以后，方才开怀。王小姐回到家中，父母大事已过。兄嫂欲为他择配，王小姐也不便当面阻绝。作诗一首，贴于房中。其诗云：

婚姻大事系前缘，媒氏冰人徒枉然。  
义母临岐曾有约，常思归落在伊边。  
年过二十方许嫁，且托绣闺读史篇。  
若使赤绳强相系，情甘一命赴黄泉。

自从王小姐作诗之后，择配一事，兄嫂二人，也再不敢提了。却说番禺县有一个极灵验的巫婆，能知人已往将来的事情。一日，走到王宅看见王小姐说道：“这个姑娘，定是一位夫人。但必须经过三个娘家，方才成人。可惜形神之间，将来不无变

换，这是数该如此，也不是他好意这般。”王夫人仔细相问，那巫婆答道：“事系渺冥，不可说破，到了那时，便自明白。”又待问时，那巫婆撒身而出。王夫人把这话告诉王公子，王公子道：“巫婆之言，殊属可恶。”从此分付看门的：“一切巫婆人等，俱不准进门。”

王小姐自见那巫婆之后，渐渐的懒于见人。日逐在他卧楼上，做些针指，并不轻发言笑。长至一十五岁时，容颜甚是标致。忽然坐了一个病根，一时昏去，半日方醒。王公子延医调治，总不见痊。王公子怨他夫人叫巫婆进院，所以致的他妹子这样。王小姐闻知劝说道：“人生在世，死生有命。一个巫婆，他如何就能勾叫我这样，哥哥断不可瞒怨嫂子。”王公子听说，方才缄口。且休说王小姐后日怎样。

尚未知石峻峰回来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 22 ·

## 第五回 孝顺男变产还父债

却说石峻峰回得家来，关门避事。自与蕙郎讲几篇文章，论几章经史。除此以外，晴明天气，约相契三四人，闲出郊外，临流登山，酌酒赋诗而已。那蕙郎未有妻室，与未入泮宫，是他留心的两件要事。一日，在客舍内静坐。见两个媒婆先到面前，一个叫做周大脚，一个叫做马长腿。笑着说道：“幸逢老爷在家，俺两个方不枉费了脚步。”峻峰问道：“你两个是为大相公的婚事而来吗？”二媒婆答道：“正是为此而来。”峻峰道：“你两个先到里面，向太太说知，我随后就到。”二媒婆听说，走入中堂去了。石夫人一见说道：“你两个老媒，为何久不来俺家走走？”二媒婆答道：“俺不是给大相公拣了一头好亲事，还不得闲上太太家来哩。”石夫人问道：“是说的那一家？”二媒婆答道：“是十字街南，路东房老爷家。他家的小姐今年十八，姿色十分出众。工针指，通文墨。房太太只这一位小姐，还有一付好陪送哩。太太与老爷商量，若是中意，俺两个好上那头去说。”夫人道：“这却也好。”叫来喜：“去请老爷进来。”峻峰进得房中，坐下。夫人向着说道：“两个老媒为蕙郎议亲，说的是房家，在十字口南边住。你可知道么？”峻峰道：“这是做太河卫守备的房应魁。”二媒答道：“正是，正是。”峻峰道：“这是无庸打听的，那里的姑娘多大小了？”二媒道：“十八岁，人材针指，无一不好，且是识文解字。过门时，又有好陪送。说的俱是实话，并不敢半点欺瞒。老爷，若说是好，俺就向那边说去。”峻峰道：“别无可说，你房老爷若不嫌我穷时，我就与他结亲。”两媒婆见峻峰夫妇已是应许，起身就走。石夫人道：“老媒别走，吃过午饭去。”二媒笑道：“太太，常言说的好，热媒热媒，不可迟回。俺那头说妥了，磕头时一总扰太太罢。”说毕，就出了大门，直往十字口南去了。

二媒婆到得房宅，正值房应魁与夫人刘氏小姐翠容，在中堂坐着说话。房太太一见，便问道：“你两个是来给小姐题媒

的吗？”二媒应道：“太太倒猜的准。”翠容听说，把脸红了红，头也不抬，就躲在别房里去了。房应魁问道：“说的是那一家？”二媒答道：“永宁街上住的石太爷家。”房应魁道：“这是石峻峰，他不给魏太监放账，连知府也不做了，好一个硬气人。他的学生，我曾见过。人物甚好，学问极通，人俱说他是个神童。目下，却还未曾进学哩。门当户对，这是头好亲事，说去罢了。”房夫人道：“既是他家，我也晓得。但他家土地不多，居官未久，无甚积蓄。恐过门后，日子艰窘。”房应魁道：“人家作亲，会拣的拣儿郎，不会拣的拣宅房。贫富自有命定，何必只看眼前。”夫人道：“主意你拿，妾亦不敢过谬。”二媒又追问一句道：“老爷太太若是应承，俺两个明日就磕喜头了。”房应魁道：“这是何事，既然应允，岂肯更口。”二媒听说辞出。迟了两日，两媒先到石家磕喜头，每人赏银二两。后到房家磕喜头，也照数赏银二两。石峻峰看了日期换过庚帖，议定腊月十八日过门。

峻峰的要紧心事，就割去一半了。只蕙郎未曾进学，还时刻在念。到得六月半间，学院行文岁考。黄州定于七月初二日调齐，初八日下马。峻峰闻信，就打点盘缠，领着蕙郎赴府应考。这个学院最认的文章，又喜好书写。蕙郎进得场时，头一道题，是季路问事鬼神。次题是，莫非命也。蕙郎下笔如神，未过午刻，两篇文章，真草俱就。略等了一会，学院升堂，蕙郎就把卷子交去。学院见他人才秀雅，送卷神速。遂叫到公案桌前，把卷子展开一看。真个是字字珠玑，句句锦绣。兼之书写端楷。夸奖道：“此诚翰院材也。”遂拈笔题诗一首以赠之。其诗云：

人材非易得，川岳自降神。  
文体追西汉，笔锋傲晋人。  
箕裘千载旧，经济一时新。  
养就从龙器，应为王家宾。

蕙郎出得场来，把文章写给他父亲一看。峻峰道：“文章虽不甚好，却还有些指望。”及至拆号，蕙郎进了案首。对门王诤进了第二。却说王诤乃刑部主事王有章之子，为人甚不端方。兄弟三个，他系居长。自他父母去世，持其家资殷厚，往往暗地里图谋人家的妻女。外面总不露像。蕙郎窥看虽透，因是同进，遂成莫逆之交。这且不说，却说峻峰领着蕙郎回到家来，不觉已就是十月尽间。蕙郎的婚期渐近。峻峰打点首饰，制办衣裳。到了腊月十八的吉期，鼓乐喧天，烛火照地。把新人房翠容娶进门来。拜堂已毕，送入洞房。到晚客散，夫妻恩爱，自不消说。

过得一月有余，王诤在这边与蕙郎说话，适值翠容从娘家回来。偷眼瞧见王诤，问丫头道：“那是何人？”丫头答道：“是对门王相公。”翠容默然无言。及到晚间，蕙郎归房。翠容道：“对门王生，獐头鼠目。心术定属不端。常相交接，恐为所害。相公千万留心方妥。”蕙郎答道：“同学朋友，何必

相猜。”翠容因娶的未久，亦不便再说了。到得科考，蕙郎蒙取一名，补了廪饩，王诩蒙取二等，亦成增广。两个合伴上省应试。蕙郎二场被贴而回。是岁蕙郎年正十九，回想相士所批学堂红鸾一句，已经应验。再想丧门到前一句，心上却甚是有些踌躇。及至到了来春三四月间，罗田县瘟疫大行。峻峰夫妇二人，俱染时症相继而亡。才知相士之言，无一不验。蕙郎克尽子道，衣衾棺槨，无不尽心。把父母发送入土。且按下不题。却说魏太监一时虽宽过了石峨，心下终是怀恨。此时西安府，新选了一个知府，姓范名承颜。最好奔走权贵。掣签后，托人情使银子，认在魏太监的门下。一日，特来参见，说话之间，魏太监道及石峨不给放账一事。意味之间，甚觉憾然。范承颜答道：“这有何难，卑职此去定为大人雪耻。”说定告辞而退。及至范承颜到了任所，留心搜寻石峨在任的事件。他居官三年，并无半点不好的事情。惟长安县有引河一道，系石峨的前任奉旨所开。数年以来，将近淤平。范承颜就以此为由，禀报督抚。说此河虽系石峨前任所开，石峨在任，并不疏挑，致使淤平。贻水患害民。理应提回原任，罚银五千两，以使赔修。抚院具了题，就着西安府行文用印。

却说石茂兰在家，那一日是他父亲的周年。一切亲友都来祭奠，午间正有客时。忽然两个差人，一个执签，一个提锁，来到石家门首。厉声叫道：“石相公在家么？”赵才听说应道：“在家。”石茂兰也随后跟出来。差人一见，不用分说，就走近前来，把锁子给石生带上。石生不知何故，大家喧嚷。众客听说一齐出来劝解。那差人道：“他是犯了钦差大事，俺们也不敢作主。叫他自己当堂分辨去罢。”翠容在内宅，听说丈夫被锁。也跑出门外观望，谁知早被对门王诩看了尽情。众人劝解差人不下，也各自散了。翠容见他丈夫事不结局，就回到院内哭去了。· 26 ·

差人带着石生，见了县主。县主问道：“你就是原任长安县知县石峨的儿子吗？”石茂兰答道：“生员正是。”县主道：“你父亲失误钦工，理应该你赔修。你作速凑办银两，以便解你前去。”石茂兰回道：“此河生父并未经手，赔修应在前任。还求老爷原情。”县公道：“你勿得强辩。着原差押下去，限你一月为期，如或抗违迟误，定行详革治罪。”石茂兰满心被屈，无可奈何。下得堂来，出了衙门。左右打算，没处弄钱。只得去找官中，把房宅地土，尽行出约变卖。这官中拿着文约，各处觅主。此时人人闻知石生之事，恐有连累，并没人敢要。这一日，官中在街上恰恰遇着王诩，提及石茂兰变产一事。王诩心里欲暗图房翠容，遂说道：“朋友有难，理应相帮，这房宅地土，别人不敢要时，我却暂且留下。俟石兄发财时，任他回赎。但不知文约上是要多少银子？”官中道：“是要四千五百两。”王诩道：“我也并不勒，就照数给他。”官中听了，喜道：“王相公这就是为朋友了。”遂把石茂兰请到他家，同着差人，官中把正数四千五百两银子兑讫。王诩又说道：

“我听说来文是罚银五千。四千五百两，长兄断不能了结此。莫如外助银五百两，系弟的薄心。”石茂兰谢道：“感长兄盛情，弟何以报。”就把这五百银子，也拿在家来了。翠容闻知便说道：“对门王家，只可受他的价银，是咱所应得的。外银五百，未必不有别意，断不可受。”石茂兰不听，把翠容送在娘家去。赵才来喜俱各打发走了。遂把宅子地土，一一交清。

县公办了一道文书，上写道：

钱罗田县正堂加三级，为关移事。敝县查得，原任长安县知县石峨，已经身故。票拘伊子石茂兰。并赔修银两五千正。

差解投送，贵府务取收管，须至移者。 · 27 ·

罗田县差了两个人役，把石生并银子直解到西安府去了。

石生一去莫提。

但不知翠容在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28 ·

## 第六回 贞烈女舍身报母仇

话说房翠容回到娘家，一则挂念石生，又掂度着王家五百两空银子。日夜忧愁，容颜渐觉憔悴。房应魁见他女儿这般光景，心里十分肮脏，积得成病死了。剩下翠容母子二人，更加凄楚。这王途自见翠容之手，心图到手，苦于无方。闻说房守备已死，他生了一计。因长安现任知县是他父亲的门生，就骑了一个极快的骡子，一日可行五六百里，遂往长安县去了。进得衙门，住了几天，知县金日萃偶然说及石家这桩事来。王途道：“石公子是弟的同进，且系对门。他变了产业来赔修河工，料他不久就到了。但有句话不得不向世兄说知，石生为人甚是诡谲。完工之后，定叫他看守三年，才可放他回家。不然，偶有差失就累及世兄了。”金日萃应道：“相为之言，小弟自当铭心。”王途又停留了几日，就回罗田县来了。

石茂兰来到西安府，落了店。差人投了文。次日早堂，见了太府，太府限他六个月完功。差人把石公子并银子五千，押送长安县去。长安的知县把银子存库。每日只发银子二十五两，着差人同石公子觅夫二百多名，往河上去修理。挑的挑，抉的抉，只消得一百四十五天，就修的依旧如初了。剩下的银子还有两千，石生去领。长安县开出一本上司衙门使费的账来，给石生看说：“刚刚足用并没剩得分毫。”石生也不敢十分强要，亲去禀知太府，工已告竣。太府验过，把功收讫。石生送了一个求回籍的禀帖，太府批道：“工虽已竣，尚须保固三年，方许回籍。私逃者，拿回重责。”就把石生羁絆在此处了。吃饭没钱买，住店没钱雇。只得在河岸上搭了一个窝铺住着。日间在城里卖些字画，落得钱数银子，聊且糊口。晚上回到窝铺里去睡。受了许多饥寒，尝了无限苦楚。作诗以自伤，其诗曰：  
河工告竣不许还，身受艰辛几百般。  
异域无亲谁靠恋，故乡相隔多云山。  
白昼街头空扰扰，夜间卧听水潺潺。  
转筹返旆在何日？心痛曷胜雨泪潜。

石生在外住过一年，王诩在家写了一封假书，着人送到房宅，说是石生的家报。翠容拆开一看，上写道：

予自修河长安，操劳过度。饮食不均，积成一病。迩来日就垂危，料此生断难重聚。贤妻年当青春，任尔自便，勿为我所误。余言不宣。

拙夫石茂兰手书

翠容问家人道：“这书字是谁送来的？”那家人答道：

“是西头王宅里人送来的。”翠容心里道：“孽畜是来行离间计了。”也写了一封回书道：

妾自丈夫西去，久已封发自守。此心不惟坚若金石，亦且皎如日月。但祈生渡玉门，以图偕老。如有不讳，情甘就木。禽兽之行，断不肯为。临启曷胜怆凄之至。贱妾房翠容泣书写完封好，着人送给王诩说：“这是石家娘子的家信，烦王大爷千万托人捎到长安去。”王诩收下，拆开一看。知此计断是不行了。心中又画了一策：“听闻那刘氏夫人，夜间常起来焚香拜斗。再把这个老妈治煞，单剩翠容，一个女子，断难逃脱我手了。”主意拿定，他家有个家生子名唤黄虎。年纪二十多岁，甚是凶恶，且善于跳墙。许了他五十两银子，叫他往房家去行刺。黄虎应允。

· 30 ·

到了次夜，黄虎拿了一个金刚圈。竟跳入房宅内院，转过堂前一望，见刘氏夫人跪在地下，正磕头拜斗哩。黄虎暗暗走到背后，一把掀倒，使脚蹬住喉咙。顿饭时间，把个刘氏夫人活活的打死了。翠容在房等候多时，不见他母亲回去。起来看时，早已死了。叫人抬进屋里，痛哭一场。天明料理丧事，不题。翠容想道：“害吾母者非他人，定是王诩。”欲待鸣官，苦无凭证。且身系女流，不便出去。无奈何，忍气吞声，把刘氏夫人殡葬了。是时，正当八月尽间。一日，阴雨蒙蒙，金风飒飒。凄凉之状，甚是难言。到得晚间，点起灯来，追念双亲，怀想丈夫，滴了几点血泪。因题诗一首道：

征人一去路悠悠，孤守深闺已再秋。

万里堤旁草渐蔓，望夫石畔水空流。

游鱼浮棗渺无望，飞雁衔书向谁投？

忧思常萦魂梦内，几时相逢在重楼。

诗已题完，千思万想，总是无路。长叹道：“这等薄命，却不如早死为妙。”遂取了一根带子，拴在门上阑上。正伸头时，忽见观音老母，左有金童，右有玉女，祥云霭霭，从空而降。把带子一把扯断，叫道：“石娘子，为何起此短见？只因石生的魔障未消，你的厄期末过。所以目下夫妻拆散。你的富贵荣华全在后半世哩。我教你两句要言：作尼莫犯比丘戒，遇僧须念弥陀经。这两句话就可以全你的名节，保你的性命。切记勿忘。外有药面一包，到万难解脱时，你把这药，向那人面上洒去。你好逃生。”翠容一一记清了。正要说话，那菩萨已腾空去了。翠容起来看时，桌上果有药一包。上写“催命丹”三字。仍旧包好，带在身边。出来焚香拜谢一番，方才回房。

· 31 ·

不题。却说王诩又生一计，使钱买着县里的衙役，拿着一张假文来向翠容道：“石公子已经亡故，河工还未修完。现有长安县的关文，叫家里人去修完河工，以便收尸。翠容不知是计，以为真，痛哭了一场。对差人道：“我家里实没人来领尸，烦公差大哥回禀县上老爷，给转一路回去罢。”差人道：“这也使的，但须有些使费。”翠容把首饰等物，当了几两银子交与差人拿去。差人回向王诩道：“房小姐认真石公子是死了。”住了些时，王诩着人来题媒，翠容不允。后又叫家人来讨债，翠容答道：“我是一个女人，那有银子还债。”王诩又行贿县公，求替他追比这宗账目。这罗田县知县，姓钱名为党。是个利徒，就差了原差，飞签火票，立拿房氏当堂回话。差人朝夕门口喊叫，房翠容那敢出头。谁料祸不单行，房应魁做守备时，有一宗打造的银子，私自使讠，并未奏销清楚。上宪查出，闻其已死，行文着本县代为变产填补亏空。遂把他的宅子尽封去了。翠容只得赁了两间房子，在里边安身。

王诩见翠容落得这般苦楚，又托了他的一个姨娘姓毛，原是房家的紧邻。来向翠容细劝道：“你是少年妇人，如何能打官司？又没银子给他，万一出官，体面安在？依我看来，你这等无依无靠，不如嫁了他为妥。到了他家，那王诩断不轻贱看你。”翠容转想道：“菩萨嘱咐的言语，或者到了他家能报我仇，也未可知。”遂假应道：“我到了这般田地，也无可奈何了。任凭王家摆布罢。”毛氏得了这个口角，就回信给王诩。次日，王诩就着他姨娘送过二十两银子来，叫翠容打整身面。怕他夫人不准，择了一个好日子，把房翠容娶在另一处宅子上去。这正是：

真心要赴阳台会，却成南柯梦一场。

话说王诩到了晚间进房，把翠容仔细一看，真是十分美貌。走近前来，意欲相调。翠容正色止住道：“我有话先向你说明，我丈夫石生，与你何等相与。定要娶我，友谊安在？且我母亲与你何仇，暗地着人治死？”王诩道：“你我已成夫妇，往事不必再提。”翠容道：“咱二人实系仇家，何得不思雪夙恨。”遂把那药面拿在手中，向王诩脸上一洒。那王诩哎哟一声，当即倒地而死。翠容见王诩已死，打开头面箱子。把上好的金珠，包了一个包袱。约值千金，藏在怀中。开了房门，要望路而走。忽然就地刮起一阵大风，把翠容刮在半虚空里，飘飘荡荡，觉着刮了有两三千里，方才落下。风气渐息，天色已明。抬头看时，却是观音堂一座。

进内一看，前边一座大殿，是塑的佛爷。转入后殿，里面是观音菩萨。尽后边才是禅堂。从禅堂里走出一个老尼来，年近七旬。问道：“女菩萨，你是从何处来的？”房翠容答道：“妾是黄州府罗田县人。丈夫姓石，今夜被狂风刮来的。不知这是什么去处？离罗田县有多少路程？”老尼道：“这是四川成都府城西，离城三里地。此去黄州，约有两千多路。”翠容道：“奴家既到这里，断难一时回家了。情愿给师傅做徒弟罢。”